

我伫立于如寒冷黑夜的世间，手上仿佛还残留着妈妈紧握过的温度；
纵然彷徨无措，但我知道，现在我只能靠自己走出这片黑暗。

[美] 图珀洛·哈斯曼 著

张一帆 译

女童

Girlchild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女童

Girlchild

[美] 图珀洛·哈斯曼 著

张一帆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opyright © 2012 by Tupelo Hassman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Proprieto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2-382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童 / (美) 哈斯曼著 ; 张一帆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
书名原文: Girlchild
ISBN 978-7-5534-0036-5

I. ①女… II. ①哈…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164号

女童

作 者	[美]图珀洛·哈斯曼
译 者	张一帆
策划编辑	刘乐里
特约编辑	杨 扬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科: 010-63329002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0036-5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109269

我以名誉担保，
将尽力服务上帝与我的国家，
永远帮助他人，
并遵守女童子军守则。

——女童子军宣誓誓言

牙 齿

妈妈笑的时候总是掩着嘴，即使是言谈甚欢，兴奋得不由自主嘴巴大张、牙齿外露时也是。我现在还能通过牙齿，或是通过缺牙的部分认出某个邻居。我会把这些人当作家人，立刻就知道自己可以把宠物交给他们照看，但车钥匙可不行。我也知道如果我们在争吵，而警察出现了，我们就会一致表示事情已经过去：“没事了，长官，我们不会再大吵大闹了。”

我还知道他们遮掩牙齿的同时也遮掩了什么。妈妈15岁的时候，就只剩3颗还没有变黑发黄，也没有磨损的牙齿了。她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学习怎样掩嘴而笑。无论她外表的其他方面如何，——高个长腿、棕色长发、洁白的皮肤和脸上飞起的红晕，但她的嘴还有眼睛确实存在缺点，也让那些男人很少再回头来找她。男人可能会说这都

怪她太想要男人了，妈妈也许真的来者不拒，但我并不在意，因为任何一个来者不拒的女人都会告诉你，让自己看起来容易得手，可是很花工夫的。但无论妈妈的外表有多漂亮，尤其是在她25岁生日那天换了副洁白的假牙以后，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有着参差不齐的牙齿的自己是多么丑陋。在她自己的脑海里，她始终是那个“烂牙妹”。

作为弱智的感觉也一样。无论你之后拿到的那些白色仿羊皮纸毕业证书证明你有多么聪敏，早年犯下的错误却永远不会褪色。无论你把那些印着官方印章和签名的学位证书挂得多高，把镜框擦得多么闪闪发亮，你在玻璃上的倒影总会提醒你过去无知时的愚蠢。你永远无法忽视深嵌在笑容中的那些缺憾。

嫁妆箱

以下是我所拥有的两样东西：四蹄漆金的玻璃独角兽，身体已经碎成了几块；还有一条看上去像是已经破损的石头项链。是我弄坏的吗？我的确碰坏过那只独角兽的腿，但项链却不是我的错。我得到那条项链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些色泽昏暗、带着斑驳水纹的光滑鹅卵石已经断成了几串。每一粒石头的两边都有着金属搭扣，又或是一小块曾经粘着搭扣、如今已经发硬的黏胶。而这根项链所欠缺的，和我没能拥有的，是能够解释这些石头的字眼。这也正是我现在想要补上的。那些字眼是我外婆在不久前的一个圣诞节写下的，写在葱皮纸上（就像她以往那样），用黑色的签字笔（就像她以往那样）加上了她常用的下画线和表示强调的语气词，至少我还记得有这些话：“这些小石头就像我们家族的女人，有些断了音信，有些消失不

见，但各自都是一条更大的项链的一部分，也以各自的方式美丽着。曾经有许多股线，但现在只剩下这些了。是否将它们连在一起取决于你。”我还知道，这些话语由我的外婆雪莉·罗斯说出口便显得那么婉转，那么动听。但她不在这儿。这儿只有这些石头、碎掉的独角兽、用签字笔写在葱皮纸上的字词、一本破旧的《女童子军手册》、一份写在复写纸上的福利救助文件副本、几乎燃尽的祈祷蜡烛、猎枪子弹的弹壳、网球鞋、种植花草的天赋，还有我。我叫罗莉·黎·亨德里克斯，一个弱智女人的弱智女儿，弱智血统的后代。欢迎来到卡莱镇。

新兴城镇

雷诺市的北面，不知什么城市的南面，有一座到处都是房车的镇子，其中最肮脏的那些前门便通向卡莱镇。当卡莱·德·洛斯弗洛瑞斯房车营地在雷诺市纸醉金迷的市郊地区刚刚建起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都那么闪闪发亮，充斥着崭新的绿钞、修剪整齐的树篱，以及饱含旧时西部情怀的西班牙名字。在I-395号州际公路的第一个岔路口，金色的背景板上用耀眼的白色写下了前方这座城镇给出的承诺：卡莱·德·洛斯弗洛瑞斯镇，——回到新西部的家。但在第一批污水管线排布完毕，第一批电力线路也开始运作后，股东们便纷纷撤了资，因为这座“全世界最大的小镇”确实太小了点儿，加上干燥恶劣的气候以及更加恶劣的声名，雷诺市无法再在财力上支持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而那些会让卡莱镇的房地产业繁荣兴旺的购房

者也迟迟不来。投资大户们发觉了这一点以后，便对小镇说了拜拜。就这样，卡莱·德·洛斯弗洛瑞斯镇还未开始便已迎来了结局。

第一场寒冬到来的时候，标牌便碎成了两半，残骸仍留在州际公路的转角处。因为大雪和沮丧的重压，也因为卡莱镇男孩们的拳打脚踢，标牌上“德·洛斯弗洛瑞斯”这几个大字便随风而逝了。周围的居民的口中，小镇的名字也只剩下了“卡莱”这个词儿，在那块荒废又破碎的标牌上，这个西班牙名字还在不断质问着为什么。

点名时间

妈妈说，她之前一直没搬去卡莱和外婆一起住的唯一理由，就是还要照顾我的哥哥们，不过自从他们离开家和他们那无良的父亲去“将鱼儿救出大海”后，妈妈和我就将圣克鲁兹和那个我称之为父亲的男人远远地甩在后视镜里了。几年前，妈妈和哥哥们的爸爸离婚时第一次去了雷诺。当时为了合法离婚，她被迫在那里待了6周，但她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都找到了工作。因此她知道，她现在去也能找到工作，比如主持基诺^①赌局或者做收银员，雪莉外婆也同意了。外婆从前也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但我出生之前她就搬到了这儿，原本只是暂住，但等她摆脱了和约翰外公——也就是我妈妈的爸爸——的婚姻

^①一种类似彩票的赌博形式，参赌者在赌票上选出一组数字，与摇出的数字对照以确定获得的赌金。

之后，就定居了下来。她发现在这里更容易忘却对他的回忆。不止如此，这里的收入可观，而且租金低廉。外婆放弃了潮湿荒凉的圣克鲁兹，而选择了雷诺这片高原沙漠的危险与沙尘，是为了有个新鲜的开始，4年后的我们也是如此。那时候，外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基诺游戏的柜台后核对赌票，——从新兴城镇一直到斯特里普区，直到最后在卡莱镇尽头的卡车站酒吧找到了工作。卡莱荒凉的沙漠与圣克鲁兹的沙滩简直是天差地别，但玻璃、水泥以及充斥着雷诺下城区的老虎机铃声仍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给我家的感觉，因为这里有着两个亨德里克斯家的女人离开丈夫以后想要的一切。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小城接纳了她们，给她们以自由，妈妈在还清赌场的欠债后，好几个月的晚上都在外婆身边为那些酒吧招待代班，最后终于也成为了卡车站酒吧的正式雇员。

这天，妈妈将车停在“四种幽默”冰淇淋卡车的旁边，冰淇淋小贩则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妈妈说那个冰淇淋小贩经常去她的酒吧里打发时间，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之前当我们在昏暗的酒吧里经过他身边时，我满脑子都只有那些大太阳底下的冰淇淋。妈妈让我坐在点唱机旁的桌子上，扭过我的头不让我看吧台，然后指着她放到桌上的那些玩具：“罗·黎^①别看了，”她说，“十指交握着别动。”

我最爱的玩具都是外婆用钩针编织出来，再塞满填充物做成的，其中有戴着绿围巾和帽子的北极熊，一家子老鼠，最小的那只捧着一颗小小的蕾丝红心，外婆在上面仔细绣出了“我爱罗莉·黎”的

①英文原文为“R.D.”，为主人公名字“罗莉·黎（Rory Dawn）”的首字母缩写。

字样，还有一只在春天的鲜花中破壳而出的黄色小鸡，每天我都带一只不同的出去给朋友们炫耀。今天放学后，妈妈开车带着鼠外婆和鼠妈妈来一年级的教室接我和鼠宝宝。起初我们四个只是坐在那里面面相觑，假装不因吧台那边的妈妈而紧张，但后来我开始看点唱机上的标签，就真的忘了紧张。上面写着《银线金针》、《我和你，还有一只叫作呸呸的狗》，还有我喜欢的《别让我的棕眸忧郁》，以及我最爱的《雨中哭泣的蓝眼睛》，我也喜欢看着倒映在点唱机玻璃外壳上的酒吧客人的身影。我认识其中两个熟客，冰淇淋小贩和丹尼斯，可妈妈却在和一名我不认识的黑发女人聊天，那女人太矮了，整个身子都被另一头的吧台挡住了。

我看到丹尼斯面前堆了一叠厕纸，于是明白他在做什么了。我们每次进来跟外婆打招呼的时候，丹尼斯总是从酒吧最里面的角落站起身来，走进洗手间，片刻后再出来。他带着一叠厕纸回到座位，将它压平、反转，折成一朵玫瑰花的形状。总是玫瑰花的形状，也总是送给我的。他第一次送给我的同时，伸出手和我握了握，我感觉到坐在身边的妈妈变得僵直紧张起来。这时外婆出来打了圆场：“乔^①，丹尼斯在这里待的时间可比这间酒吧都久。”她又对我说道，“罗·黎，看看这朵花儿吧。”我握着丹尼斯的大手，想象不出如此粗糙的双手竟能用厕纸折出花儿来，我对他道了谢，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床边的架子上已经有了10朵这样的厕纸玫瑰，今天他做这第11朵的时候，酒吧的门开了，蒂米的妈妈走了进来。我和蒂米小时候

① “乔安娜”的简称。

有几次是由一方的家长一起照看的，所以我也认识他妈妈，但今天他妈妈挽着一个五金匠的手臂，我突然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手里的老鼠宝宝也从点唱机的一边掉了下去，因为我想起有天晚上，这个五金匠还开车把妈妈从卡车站酒吧送回家过。在外婆抱着我低声说晚安的时候，我从外婆身后看到了他的身影，他求妈妈跟他上床的声音可一点也不小。等外婆离开的时候，他还在说个不停，最后妈妈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你载我回家，杰克。”她说“回家”的时候就像车门砰地关上的声音，既快又重，足以夹断手指，足以让他明白到该走的时候了，而且他根本不叫杰克。

我把脸贴在墙上，在那里我能看到黑暗中卡在自动点唱机和墙之间的玩具老鼠。我跪下来，尽量地靠近，伸出手穿过蜘蛛网和烟蒂，伸长手指，试图摸到老鼠的腿或胡须，最后，——是老鼠的尾巴。我用拇指和食指紧紧地捏着它往回拖。它卡了一下可还是出来了。那颗心脱了线，和一只爪子分离开来，但另一只爪子还握着，我拂去上面的灰尘，这时妈妈走过来对我说：“我的上班时间是每周五和周六的晚上，罗莉。来见见我的老板吧。”

在酒吧最里面，丹尼斯折完了他的第11朵花，揉乱了我的头发，我真希望自己微笑道谢的声音能够盖过五金匠的话声：“又是一朵狱中鲜花，丹尼斯。”他又对我说道：“总有一天，一个真正的男人会送给你一朵真的鲜花，宝贝儿。”

五金匠说“鲜花”的发音就像是“新发”，我不假思索地说：“杰克，是‘鲜花’，你应该这么说。”

透过眼角余光，我看到那个冰淇淋小贩在高脚凳上转过身去，像是刚刚想起自己来这里喝酒的，但丹尼斯却大笑起来，还拍起了吧台。我正觉得自己应该上前去道歉的时候，五金匠也大笑起来，虽然他的笑声中没有什么愉快的意味。“很好，鲜——花！这儿有个天才儿童，男孩们，看啊！很好！鲜——花！”他拍打着膝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很——好！鲜——花！”直到蒂米的妈妈勾住他的胳膊，对我说：“哎呀罗莉，既然你有这么漂亮的小脸蛋儿，还读什么书啊？”但其实并不在乎我是否真的漂亮。她转身对妈妈说话的时候，明亮蜷曲的金发在背后跃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罗莉把鼻子从书里抬起来。”她倒是很在意我妈妈有多漂亮，因为她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将眼睛眯得像她的声音一样细。妈妈的声音带着怒意：“罗莉可是三个年级里阅读最好的学生。”

蒂米的妈妈脸色发白，沉默下来，我的脸则红得像老鼠耳朵的颜色，还滚烫滚烫的，既是因为别人夸我聪明，又是因为跟五金匠扯上了关系，当鸽子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的脸还是烧得厉害。鸽子就是那个黑色头发的娇小妇人，就是她让妈妈在周末值班，她穿过大笑和大叫的众人，走过来俯身拉起我的手。她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仿佛她已经这么叫过了很多次：“希望将来还能经常见到你，罗莉·黎。”然后我们像成年人那样握了握手。

人类学

在卡莱，基本的生存模式就是靠着一张张支票过活。福利金和伤残补助支票、工资支票以及极为罕见的育儿补助金支票，都在兑现前很久就花得精光。这些支票还附带有一些富余的物资或是政府提供的食品，比如花生酱或是奶酪。在买不起想吃的新鲜食物的情况下，一家人就会每人凑19美分在减价区买一块冷冻馅饼，等待好日子的到来。赌博对卡莱的居民们非常重要，这既是因为他们在市区的不同赌场上班，也是作为他们下班后的消遣，而且赌法多种多样，包括奖券、21点还有酒后驾车。除此之外，卡莱人狩猎和捕捉一切，从鸟儿到迷路的出租车再到小女孩，所用的手段从弹弓到猎枪，再到糖果包装纸的沙沙声。

卡莱的经济体系是广义上的互惠主义与强迫性的互相依赖。无

论是谁，只要别人抽光了烟的时候你还有剩余，照规矩都得和他人分享，你也会在下一个月初或是月中发放政府救济的时候得到回报；任何一个照顾孩子的人，无论照顾的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孩子，都要做好准备随时多照顾一个或者好几个孩子，并且几乎没人会提到报酬什么的；无论是谁，只要别人的车没油而你却有，照规矩就得载别人去杂货店、香烟店、燃气供应站或者假释办公室。这样的体系稳定了卡莱的经济，还有其他显著的好处。举例来说，如果大家没有分享的习惯，某个男人对尼古丁的渴望就会让他殴打自己的儿子，警察就可能会来；如果有孩子，无论是多讨厌的孩子，没有人监管，或者万一错过了和假释监督官定下的会面时间，警察也可能会来。市场交易体系在这里并不成功，因为所有的东西，一旦与人分享就会成为“礼物”，而在卡莱，计算礼物的价值是种禁忌。事实上，“计算”本身也是禁忌之一。

卡莱的孩子们受到的体罚形式很少超过挥舞握紧的拳头或摊开的巴掌的恐吓，这既减少了冒犯他人的行为，又加强了卡莱人对暴力以及威胁的核心价值观念，——一切都以屁股不离开沙发为前提。卡莱的孩子们通过对成年人的模仿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因此，大多数过了15岁的孩子都会搬出去，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太多的孩子们耻于分享秘密，特别是男孩，他们选择离开卡莱，永不回来。与此同时，卡莱也接纳了大量的成年男性，他们从邻近的镇子搬来，也同样地离开了自己原本的家庭，于是这许许多多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公和叔叔便取代了他们真正的父亲、兄弟和表兄弟。